



她見到了斯大林

符·斯密爾諾夫著

她見到了斯大林

符·斯密爾諾夫著

王語今譯



繪圖者：伊林斯基

光明書局出版

В. СМІРНОВ
ВСТРЕЧА

(原名: 相逢)

本書根據

蘇俄教育部國立兒童書籍出版社 1951 年版譯出。

她見到了斯大林

著者	符·斯密爾諾夫
譯者	王語今
出版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大亞印書館

一九五四年一月付排

定價 3,800 元

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

1—10,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她見到了斯大林』一書，是根據符·斯密爾諾夫的長篇小說『兒子們』中的片斷爲兒童們而改寫的故事。

『兒子們』這部小說寫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的集體農莊的鄉村生活。小說裏描寫一個平凡的俄羅斯女人——集體農莊女莊員在社會主義田野上創造性的勞動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的情況。故事的中心題材便是這位女莊員怎樣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見到了斯大林同志和他的戰友們——黨和政府的領導者的情況。



一
一九三五年的夏天，趕巧是個令人喜愛的夏天，那時節，安娜·米海依洛芙娜·斯杜柯娃的兩個兒子連卡和米舒特卡都在七年制中學裏畢業，開始在集體農莊裏作工。

春潮泛濫在峽谷和坑窪地帶所遺留下來的赭紅軟泥還沒乾透，早上白頭翁還在白楊樹上儘情歌唱，白楊樹的嫩葉也還碧綠、潔淨、柔軟，伏爾加河草原上的青草剛剛閃起虹彩般的五色繽紛，在露水較濃的地方，樹叢底下還隱藏着鈴蘭花的小鈴鐺般的朵朵白花，花間也還保留着一股微可聞到的清香，正在這個時候，田野和矮叢林的上空顫盪起一片蒸人的暑氣，散發出曼陀羅花

的香味、林中燒跡的焦味，於是，炎熱的夏天便到來了。

太陽曬得像火一般的熱，而且難得有一天沒有雷雨。不過，那僅僅是暫短的輕俏的雷雨。誰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雷雨突然襲來，一陣溫暖的暴雨奔騰沖下，轟隆作響，然後又馬上消失無蹤，彷彿就地溶化了一般。

莊稼長得高，正好像一垛深藍的、深得近乎烏黑的怪牆垣。草已經長到齊腰那麼高，開花以後，還是在長高，長得又重又綠。亞麻高大得叫人担心它會倒下來，所以安娜·米海依洛芙娜想個主意用細長竿子把它攔上。樹林子裏長着無數的蘑菇和漿果。孩子們玩笑般地就可以採集到兩三百顆根粗色白的，孩子們所謂的『小母牛』蘑菇，用帽子，用衣襟，他們整下子整下子地帶走了大顆甜草莓，青青的早熟的大覆盆子。

安娜·米海依洛芙娜說：『我不記得我生下來有沒有碰到過這麼好的夏天』，大家同意她的說法，誰都認為從來也不曾有過類似的光景。

麥粒簡直是當人眼前就成熟起來。悶熱而黑暗的夜裏，電光閃閃，似乎什麼人微微抬起淡白的沉重眼皮在眨眼，仔細瞧瞧莊稼在怎樣成熟。莊稼挺立不動，顏色灰白得像霧一樣，肥滿的麥穗像睡着似地低俯着，天亮的時候，刮起了一陣風，於是莊稼開始甦醒，簌簌作響，彎着蠟黃的麥莖，打算把身子挺直起來，但又低下了頭，從沉重多芒的

麥穗上滴下露珠。

就安娜·米海依洛芙娜來說，這個幸福的年頭特別感到高興，因為在集體農莊裏有她兩個兒子跟她肩並肩地在一起幹活。他們不像以前在寒暑假裏那樣作幫工，而是一本正經，和成年人一樣地收割苜蓿草，同時又處處也都比得上母親。集體農莊主席尼古拉·謝綿諾夫給他們兩個人單獨立了兩本勞動計工冊子。

『瞧啊！我們的人手增多了』，他親切地對作母親的說。『米海依洛芙娜，你總算盼到了幫手了。』

『總算盼到了！』安娜·米海依洛芙娜含笑地說。她一面接過計工冊子，一面小心翼翼地把計工冊子包到手帕裏去。

趕刈草正忙時節，一大清早起來帶着孩子們一同到清涼的田野上去的時候，母親心裏非常愉快。昨天晚上，兒子們早已關照母親，牧童的角笛一響，務必馬上喊醒他們。可是這麼早把孩子們喊起來，她有點兒捨不得。她擠好牛奶，把牛趕到牧場；回來之後，把牛奶分別倒到兩個瓦罐子裏，挑最大的一個瓦罐子放在桌子上，小心謹慎地從碗櫥裏拿出兩個玻璃杯和一個茶碗，就大塊大塊地切昨天在爐灶上烘好的奶渣餅。一直聽到工作隊隊長的搖鈴聲，她萬不得已地，而且略待了一會之後，纔去喊兒子們起床。

他們還餘夢未醒，胡亂摸到放衣櫥的方檯，穿上衣服，按照規矩地在洗面檯那裏略微洗了洗臉，沒精打采，連連地欠伸，莽撞地走向餐桌一旁，勉強強地喝牛奶，微微寥寥地用了點兒奶渣餅。母親坐到長檯邊上，在茶杯裏醃着麵包皮，又生氣又親暱地斜眼看着兒子們。他們那靜默的紅潤臉上的睡意仍在盪漾，睡意絆住手的動作，一個勁兒地用瞋眦去遮蓋眼睛。連卡呼吸沉重，用拳頭揉着粘糊不開的眼皮，而米舒特卡，跟他幼年每逢被喊醒過早時候那樣，用唾涎抹着睫毛，却仍舊不住地打盹。

『沒有話講……也真算是兩位幹活能手！』母親佯裝嘮叨地說。『連眼睛都睜不開！』

『我可睡足啦，』米舒特卡聲音嘶啞地說。『這是我眼睛裏落進了什麼東西。』

『你這一輩子說一次實話行不行！』

『我說的就是實話。』

喝飽牛奶之後，連卡一言不發地離開餐桌，走到院子裏去。他從耳房裏取出父親遺留給他的那把長柄鏟刀，順手一起帶去了弟弟和母親的兩把，往肩上一抗，頭一個走了出去。米舒特卡連忙從後趕來，一邊走，一邊按照孩子們的習慣往褲袋裏塞入沒有喫完的一塊奶渣餅。安娜·米海依洛芙娜拿了磨刀墊、磨刀石，鎖上屋門，然後往田野裏

去追上兩個兒子。

籠罩在乳白中透青色的霧氣下的伏爾加河的那一面，太陽正在升起。巨大如輪的通紅的太陽還不熾熱，只是在撫愛，在照耀，以平勻的日光普照萬物。當這個美好的時刻，吐穗的冬麥的青青的莖桿上，粘污了柏油的路旁圓錐花上，花朵已謝的馬鈴薯濃綠莖葉上，每一顆露珠都閃爍着點點的小太陽光。

從遠方林間牧場上傳來牧童的吆喝牛羣聲，甩鞭子聲。河的那一邊，有人正在趕着磨鐮刀；鋼鐵發聲尖細而清澈，好像陡降的淙淙流水。

兒子們由於涼爽用手攬住胸前，迎着太陽走去。煙雲一般的模糊斜影，從他們身上投射到路邊，投射到母親的腳下。母親減慢了腳步，唯恐踐踏了這兩條淡淡的搖擺不定的影子。

路上遇到了男孩子和女孩子們，於是兒子們身上的睡意就倏忽地飛去了。孩子們都彬彬有禮地舉手碰着扁帽，彼此問好，跟着，一場只有孩子們自己纔了解的談話便開始了。

當米舒特卡和娜斯佳·謝綿諾娃，那個年齡跟他一般大小，一向穿着整潔的、喜歡笑笑鬧鬧的小姑娘相互打哈哈的時候，安娜·米海依洛芙娜看着很高興；當連卡和成年

的集體農莊莊員們談話的時候，母親看着也很高興。

走近苜蓿草地時候，大家趕忙分散到自己的工作區裏，磨得鋒利的長柄鐮刀也雲雀般地啼了起來，米舒特卡三脚兩步跑到工作隊隊長彼得·葉里謝耶夫面前，淘氣地把手舉到帽的遮簷上。

『司令官同志，安娜·米海依洛芙娜·斯杜柯娃工作隊已經到了陣地！』他玩笑地作報告。『您是否命令開始進攻？』

『進攻吧！』葉里謝耶夫命令着，他表示贊同地點點頭，同時像試馬刀一樣地用多繭的手指試着鐮刀的刀口。『你要小心，可別砍了腳。』

『衝鋒！跟我衝呀！』米舒特卡尖聲地喊着，端槍般地端起長柄鐮刀，彎了腰，往草甸子邊緣那裏跑去。

連卡老早就到地方了。孩子們開始爭辯，誰先動手割草。

『誰先割還不是一樣？』母親生氣地對他們說。『別叫人家看了笑話。』

『不，不一樣！』米舒特卡發了火。『他總擋我的路。我割得快。』

『淨割草梢，』連卡冷笑一聲。

『誰！』



『你。草根上頭膽半截。』

『那是在你自己鼻子底下纔膽半截呢……鐮刀一掄就是一丈，割下來的還不到一寸。』

高大而壯健的連卡用肩頭推開弟弟，在手心上吐了一口唾沫，更敏捷地捏住鐮刀柄。起先，他彷彿在試驗鐮刀，只是用心地在身邊割了一周，然後就反起右手，腰也不彎，一下子颯地割了頭一個大半圓。苜蓿草馴服地倒在他脚下集成一束，從滿是茸毛的紫紅色的梢頭上灑下露水，而那把已經擦去了一半的金色廠牌的修長而狹窄的老式長柄鐮刀，颯地又是第二個掄幅很大的半圓圈，又是第三個……

『往前趕……好漢子！』連卡突然對他弟弟說，而作弟弟的則嘴裏不停地嘮叨，一刀一刀地割，一步一步地跟着前進，匆忙而迅速地用腳跟磕着長柄鐮刀的刀軸。他割的草跡疎疎朗朗的，參參差差的，而且邊緣上還有割漏的地方。

『別着急……割乾淨點兒，』母親指示他說，她走在最後，習慣地揮着鐮刀，雖然不很用力也不太快，但是又準又穩。『勻着點兒下手……別猛抽。』

『我這賽過用剃頭刀子剃一樣。』

『一目了然，』連卡回過頭來搭腔。『你頂好用這把剃頭刀子去剃光禿的腦袋。』

『小心你的腳後跟！』米舒特卡一面喊，一面追他哥哥。

又疲勞而又逐漸習慣了以後，孩子們割得越來越穩，越來越好了。連那個暴躁的米舒特卡割出的一行行草跡，也顯得均勻，面大，而且幾乎沒有脫漏。

母親停下來磨鐮刀時候，很久很久地欣賞着兩個兒子。

『老天爺，我什麼也不再要了！』她心裏想。『但求把他們看個飽，然後再死也就滿足了。』

她熱情而感激地掃視一下滿是花草和菜蔬的田野。在陽光普照之下，田野伸展開去，一望無際，它平穩地鋪延到山脚下，有如一塊整幅的檯布。母親眯着眼望着在雲霧中像銀色蹄鐵般發着閃光的伏爾加河，望着開始盪漾在頭頂上的暑氣。她傾聽着長柄鐮刀發出的沙沙瑟瑟的響聲，蜂羣般地聚集在苜蓿草地上羣衆的嘈雜的談話聲。又回頭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們，看了看她赤腳踏過逐漸乾燥的發光的草跡。她看着這個她所熟的，自己就在裏邊生活着的那麼美好的世界，看得出了神。

『米海依洛芙娜，別落後！』米舒特卡喊，他染上了一個習慣，像集體農莊主席那樣用他母親的父名來喊她。

她深深歎了一口氣，彎下腰去打算抓住一把割下來的草擦擦鐮刀，一面貪饞地吸進

那醉人的，使鼻孔發癢的香味，偶然發現：穿過割斷了的草莖叢的乾枯的、多刺的刺毛中間，已經有苜蓿草的十字形的天鵝絨般的胞芽，從泥土裏鑽出來了。

『真是個淘氣的小傢伙，』她自言自語地說，『成長起來了……一切東西也都在成長！』

太陽開始照射得蒸人的時候，兩個兒子裏邊的一個向她走近來，說道：

『媽媽你去吧……去升爐子吧。我們兩個人一下子可以應付得了。』

『一定應付得了，』另一個兒子跟着肯定說。『多烙點兒烘餅，油重點兒。』

『你們能多幹活，那我就多烙餅，』她含笑地說，於是她不是走，而是飛般地趕回家去，她的行動輕快敏捷，爲的要稱着兒子們的心意而及時地做好飯食。

她天天升爐子，爐子上却永遠沒有足夠的位置來安置那些餅鏟，大瓦罐，小瓦罐和平底鍋。孩子們從田裏回來時候，都是給太陽曬透，肚裏飢餓，把母親忙個不得消停，他們却狼吞虎嚥地喫得像兩個鋸木的人。在上菜時光，她一直心裏高興，她在他們面前擺下一大堆熱騰騰的緋紅的菜油餅，一大盤漂浮在乳酪裏的洋山芋，一鐵勺的煎荷包蛋，荷包蛋都起了蜂巢，流着油，冒着噴香的熱氣……

母親時常回憶，她的兩個學生兒子怎樣長大，他們的父親在內戰時期犧牲了，她怎樣把這兩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教養起來，村蘇維埃和共產黨員們怎樣幫助着她，因為那時還沒有集體農莊，所以安娜·米海依洛芙娜過的是窮寡婦的日子。尼古拉·謝綿諾夫曾經替她設法請得國家的補助金。從富農的大片土地上，分給她四大塊草甸子，又從公倉裏給她撥了種籽。

『安娜·米海依洛芙娜，我禁止你在這年頭去當雇農！』謝綿諾夫在農民會上大聲說。『你無憂無慮地過日子去吧，爲了使資產階級害怕，爲了世界革命的喜悅，你撫養起兩個男孩子吧！』

可是，她的生活過得還是艱苦得很。糧食不夠喫。她在石臼裏搗混着穀殼，燕麥，乾洋山芋皮；過了篩，把這些東西倒到酸麵槽裏，加上可憐的一小撮的麵粉，然後再烤出苦中帶酸的小麵包。一塊不整齊的蒸鬆了的油精餅，她覺得像是蜂蜜餡的甜餅乾。她積蓄乳酪，奶渣，奶油和雞蛋，爲的是用這些東西好給孩子們換鞋，換衣服。

而兒子們却毫不在意這些事，從母親那裏得到的慈愛和關懷，當作是理所當然的、